「港獨」將引發暴力和流血

焦點熱議

郭文緯

新近成立的「香港民族黨」乃開宗明義提出「港獨」主張的首個政黨，宣稱要將香港建構成一個獨立的共和國。該組織據說是由「前佔中」者領導，其成員更宣稱，將使用「任何有效的手段」推動「港獨」。該黨發言人直言不諱地說，「關於使用暴力，如果它是有效的，我們將支持！」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一個地區或城市能夠成功獨立，只有兩種方式：不是由主權國同意，就是靠武力。

十三億國人不認同「港獨」

關於第一個選擇，國家及13億人民有可能同意給予香港獨立嗎？機會是零！即使在台灣，至今尚未與祖國統一，北京已明確表示，當台灣宣布獨立的時刻，將訴諸武力來阻止它。

這意味着，搞「港獨」，暴力是唯一手段。以暴力和恐襲去爭取「獨立」，古今中外早已有大量例子證明會引致生靈塗炭。支持北愛爾蘭從英國獨立開來的愛爾蘭共和軍就是箇中顯例。筆者的一個朋友就在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市的一次炸彈爆炸中喪生。經過多年的暴力和數以千計無辜平民死亡，北愛爾蘭至今仍然是英國的一部分。

在菲律賓，盤踞南部的叛軍集中在棉蘭老島，爭取當地成爲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多年來，反政府武裝發動內戰，啟動了馬尼拉和其他主要城市的恐怖襲擊。現在香港人旅遊馬尼拉時，都會察覺馬尼拉多年來都是採用了世界上最嚴格的安全措施，所有進入商場、酒店、火車站、機場的人，都要接受個人安全檢查。

當我被邀請在棉蘭老島作反貪顧問工作時，工餘時間在那裏潛水，主人家特別安排四名軍方潛水員作爲我的保鏢，足證恐怖襲擊的威脅無處不在，連水底亦不能幸免！但經過這麼多年的內戰和恐怖襲擊，造成數千人死亡，建立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仍然遙遙無期！只在殺害數千無辜平民、叛軍和政府軍，造成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

在西班牙、俄羅斯和其他國家也有類似暴力獨立運動和有類似的結果。近年，只有一個國家成功實現獨立，就是全球最小的國家東帝汶。當地人民事實上有合法的理由從印度尼西亞獨立，因該國原爲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棄殖」後，印尼當年就乘虛而入，霸佔東帝汶。雖然如此，東帝汶在爭取獨立過程中也付出沉重代價。只說人口，由原本超過三百萬，縮減至現在一百萬左右。香港會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尋求獨立嗎？有多少香港人願意拿起武器，去打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

警惕「港獨」荒唐暴力行徑

很多人認爲，這些激進分子只是一小部分人，沒有必要對他們荒唐的野心有任何警惕。然而，今天我們應該從ISIS利用媒體的經驗看到，就算只是一小撮人也不能輕視！ISIS這個極端組織便成功藉社交網絡，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激進分子，形成不可忽視的恐怖力量。即使只有0.1%的香港人是激進分子，他們也有7000人之多！

只要看看互聯網便會知道，這些支持獨立的團體、自稱爲「香港獨立軍」的網站早已存在，據說有數百名追隨者之多，而這些網站更公開分享製造炸彈和對付警察武器的方法。

因此，他們訴諸暴力絕對有可能成眞，香港早前亦經歷了小規模爆炸和縱火。筆者始終認爲，執法部門和司法機構都不應該採取過分寬容的態度去對待這些激進分子。統計顯示，一衆「佔中」暴行分子，只有1%機會被送進監獄。在這些激進分子心目中，這幾乎完全沒有阻嚇力！

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警告說，社會應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鼓吹「港獨」一事保持警惕，可惜卻被批評小題大做。一年過去，終於出現一個公開鼓吹獨立的政黨，更聲言如有必要會使用暴力。這現象就是等於一個癌細胞繼續生長，若不果斷切除這癌腫瘤，在比利時或巴黎發生的爆炸，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在香港成爲事實！

前副廉政專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國際反貪課程主任及客座教授

香港社會須與「港獨」切割

議事論事

戴　韡

當前「港獨」勢力抬頭，背景是本地政治權力和經濟分配上存在着鴻溝，受「台獨」勢力在台灣島內蔓延的影響，中央或特區政府被動應對和宣傳效益欠佳，以及反對派和海外勢力對激進言行的袒護和利用等。

「港獨」分子的主體並不是香港經濟活動的積極參與者，部分人的政治理念受到家庭和特殊群體的影響，異想天開地要在香港奪權，實際上卻是輸打贏要。他們被本地近年發生的一連串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活動和獨派青年中間的議政搞得頭腦發昏，希望從反常的政治活動中尋找人生的捷徑。令人吃驚的是，某些站在一線的「獨青」竟然不在本地出生，卻又想要對「香港人」進行「定義」，說明我們社會的公民和法治教育以及個別家庭對子女的品格培養是有問題的。那些未深思熟慮就入夥的「獨青」，他日成長後或許會有所覺醒，而根深蒂固或有特殊背景者則改也難。

「一國兩制」適合香港

「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是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和社會實際的；其政策目標也包含着通過香港特殊作用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古往今來，內地與香港同屬「一國」，居民主體屬於中華民族。香港是中國境內的國際商埠，它的繁榮有賴於本地經濟的發展。經濟環境也會影響社會政治氛圍，政治反過來又能引導或制約經濟發展。「港獨」勢力在香港冒起，其成員談的是政治，他們的目標是分裂祖國，以「支持和參與一切有效抗爭」來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實際上是威脅香港社會，向國家和本地民衆要權。支持或反對「港獨」是兩個不能混淆、決定香港未來是否能繁榮安定的問題。無論「一國兩制」還是香港的司法機制和普通法都不應爲「港獨」分子提供避風港。袒護「港獨」只能反映我們社會的混沌。

香港經濟需要運行下去。香港不能亂；社會亂了，投資、就業和消費都會減少，經濟只會惡化，全世界都是同一個道理。香港經濟不能與內地分離，不僅僅是由於兩地同屬「一國」，更是由於香港已沒有製造業了，它是一個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國際金融和旅遊的小經濟體，劃地爲牢猶如自困愁城。事實上，香港甚至連劃地爲牢的本錢也沒有；時至今日，我卻仍未聽說哪個「港獨」分子誓言不飲或不用東江水的。

依法處置「港獨」活動

我能操流利的普通話；卻與許多同齡的香港居民相似，以普通話來朗誦四書五經或《古文觀止》等會很困難，初時也不能完全看懂簡體字，那是受到了我們當時所接受的教育條件局限。近來，某些「港獨」分子企圖通過反對使用普通話和簡體字來割裂兩地文化聯繫，說明了香港的確有些井底之蛙。我贊成本地學生學兩文三語；而「天下書同文」，孩子學中文而不學簡體字、漢語拼音和普通話，會削弱他們未來的競爭力，所以應該由市場條件而不是由「港獨」思潮決定的我們的教育方向。例如：我的孩子不能從容地書寫或閱讀中文文章，卻能講流利的普通話和粵語；成爲一名年輕的法律工作者以後，能說中文在工作上給他帶來很大的方便。

今天的激進反對派、本土派或「港獨」的界線是模糊的。「港獨」分子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執意分裂祖國，被稱爲漢奸亦不以爲恥，或以歪理搪塞一番，這與他們的文化底蘊和本地混濁的政治氛圍有關。

言論自由與輕狂有異，但兩者都不應影響社會的安定，更不應藉此延伸爲暴力。特區政府稱，將依法處理「港獨」活動；我們的社會應迅速與「港獨」切割，能用「微創手術」則更好，對香港社會更有利。

資深香港評論員

▲違法「港獨」肆虐，需早日依法處置　資料圖片

社會撕裂誰之責？

政治遠見

狄志遠

近日《十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獎，引來社會爭議。由於今日社會已呈撕裂局面，香港有三成人是反對政府，又有三成人支持政府，因此有什麼涉及政治議題的事情，都會引起兩方的爭論及互相攻擊。而且爭論及攻擊愈來愈利害，在大家不用付出成本的社交媒體上，謾罵多於討論，對人多於對事。問題是，這種互相攻擊及對立的局面，能解決我們的社會問題？

一直以來，香港是一個多元利益的社會，但我們總會有辦法去處理問題，大家都願意透過討論、談判方式去解決問題。過往我們都有遊行示威等社會行動，但手段是手段，最終都是要透過對話過程，將不同意見透過協商解決。最明顯的例子是民主黨在二〇一〇年與中央達成共識，政改方案獲得通過，令香港政制民主化可以向前一小步，也令二〇一七年特首選舉進入討論議程。但可惜去年社會討論政改時，沒有再出現理性對話局面，結果政改方案被否決，政制發展原地踏步，下次何時重開政改討論，已沒有時間表。

香港大大小小的問題從來都是談判對話解決。另一例子是最低工資，在勞資雙方具大分歧下，最終也出現大家可以勉強接受的中間點。香港是一個理性務實的社會，我們的工作，就是在困難、矛盾中尋找答案。

但近兩年，我們處理問題的方法消逝。今日有一些政治力量不滿過往「泛民」的「和理非非」做法太軟弱，不接受民主化緩步進展，於是要爭取一步到位，否則就港人自決，命運自主，甚至追求香港獨立。手法是以鬥爭手段對抗中央及特區政府。而在此形勢下，傳統「泛民」已失去政治道德高地，於是被這些激進言論拖着走。今日的傳統「泛民」，在一些社會運動上，都是跟隨者，不再是領導者。

激進言論已主導香港三分一市場，特別是青年人，而「泛民」又靠邊站，形成兩極的一方。這力量足以拖累政府施政。所以今日香港的政治局面，舉步維艱。大家會問，激進路線是否帶來出路？激進路線其中一個重要觀點是「去中國化」及排除中央在香港事務上有任何角色。這基本上是迷失方向，既不認同國家及中央管治，但又無能爲力，那麼這些只是一種反對政府的聲音，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力量。

激進人士時常掛在嘴邊的政治立場，就是「梁振英下台」。如果梁振英明天下台，香港的問題就能解決？還是問題變得更複雜？「梁振英下台」只是政治口號，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但這些言論是有市場的，所以大家樂意善用。

話說回來，香港出現三成人反政府，有其社會因素，這是管治者需要明白及處理的。香港激進力量的崛起，是多年來政府沒有好好與市民溝通，市民對政府有疏離感，當有一些反對的言論，市民較傾向站於政府對立面，因爲政府在一些社會問題上，沒有做好與市民溝通對話。後來激進力量成形，對話變成對抗，再沒有互相溝通的空間。特區政府在爭取民心方面，眞的要多下苦功。回歸前，民政事務署的民間溝通工作是做得成功的。

另外一個核心問題是香港政制民主化。民主發展是全香港市民的期望。一日不能達成共識，一日社會撕裂問題都不能解決。如果未來拖延政改，對解決問題絕無幫助，最少都要有個政改時間表，使我們感覺政府是有誠意去推動香港民主發展。這是可以爭取大部分香港人心的。

新思維創黨主席

黃之鋒是「泛民」負資產

有話要說

季霆剛

前「學民思潮」核心成員黃之鋒、周庭等人，宣布成立新政黨「Demosisto（香港衆志）」，計劃參加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支持者，即「動員搶」（demosisto.com.hk）和其他類同域名，有關團體通過電郵及facebook專頁等，宣稱誓要殺黃之鋒等人一個「片甲不留」。他們聲稱不滿「學民」在解散前未有公開財務狀況等各原因，但說穿了，反對派是要在選舉前打擊票源相近的對手，這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學民」上月稱約有145萬元銀行存款，有70萬元撥至新學生組織，75萬元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以支援「學民」成員的訟費。黃之鋒雖然聲稱新政黨將不會獲得「學民」的「任何一分一毫」。不過，對於這「輕描淡寫」的財務安排，不少網民旋即至「學民」的facebook專頁「洗版」，有曾捐款的網民不滿安排，大喊「還錢」，也有人質疑黃之鋒等人「捉字蝨」，將儲備先撥予新學生組織，最後放進新政黨口袋。前「學民」發言人黎汶洛在去年3月曾稱，「學民」當時的儲備約有251萬元，但「學民」上月的銀行結餘卻縮水過百萬元。黃之鋒在「停運」記者會上，沒有正面回應問題，只重複「會對外公布財務報表」的「官腔」。

「學民」和學聯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財政混亂。「學民」在一年內巨額支出不明，就隨即成立新政團，未經社團或公司註冊，就表示要將70萬多元轉至新團體。「學民」在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後，曾一度被認爲是香港的最後希望，在往後幾年每逢「7・1」等例行大遊行，總見他們在活動中擺放籌募箱，不少參加者都慷慨解囊、一擲千金，同時令老化的民主黨、工黨的捐款大減。他們在罷課與「佔中」時曾經風光一時，成爲一時無兩的團體，捐款數以百萬元計，但「佔中」後期，苟延殘喘，注定了「佔中」敗局收場。「佔中」後，他們表現平平、毫無亮點，負面新聞卻不斷，黃本人到法庭遲到、在地鐵中進食不在話下，政治光譜更靠近民主黨、公民黨，令不少支持者大跌眼鏡。黃本人在「佔中」後曾提出「超級議員辭任引發公投」全不兌現，在「本土派」眼中視他爲學界「何俊仁」，黃毓民亦炮轟其爲小政棍，「本土派」與「學民」在「佔中」前後正式決裂。

是次域名戰爭，標誌着本土勢力對其意欲借屍還魂卻是日暮途窮的政治影響力進行打擊，顯示着本土勢力認爲黃之鋒等人只是表面是位大專生，實際是何俊仁、張文光化身，本以爲黃等人的政治論述極佳的市民亦同樣認爲黃失去學生時代的政治魅力，表現機關算盡，成立新政團前，眼見「本民前」聲勢大增，在補選前對支持何人不作表態，但表明未來會在香港搞「公投」推動「港獨」，有如「拾人牙慧」，至於新政團明眼人一看便知只是一場運用財技的詭詐奇謀。

網上罵戰，亦顯示出黃等人雖然僱用了全職員工負責設計和資訊科技，但往往落後於人。此次事件暴露出黃等人不善於打網戰，成立新政團未有周詳預先籌備，缺乏細節，新政團明顯是純粹投機，事出突然。

黃之鋒觀察台灣「時代力量」與民進黨在立委選戰中的巧妙安排，便見獵心喜，以爲可以利用新招牌來哄誘他人，將自己政團塑造爲「傘兵」，既可以順理成章將財產轉移，同時希望與其他「本土派」協調。不過這種急忙粗糙的做法，依然是落後於形勢，沒有將「本民前」及多個本土政團的因素納入盤算中。有一些政團與「熱普城」關係密切，恍若父子，正正是黃毓民創造出來以攬盡票源。黃之鋒誤以爲成立政團改改名就可以將其學生成份洗卻，一夜成爲政治黑馬，再而成爲「傘兵」召集人，實在是幼稚無知。如今黃等人在網戰上屢屢敗北、財政上差三錯四、政治論述上了無新意、連宣傳海報亦是移花接木、政績更是無亮點可言、講「激進」亦技不如人，犯案纍纍、清純形象盡失。可見黃等人已經陷入政治泥沼，在立法會選舉中將成爲「泛民」負資產。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勿讓航空服務業也政治化

旅遊寧聲

葉慶寧

我從事旅遊業四十年。以前，乘搭飛機的人非富則貴。時至今日，香港機場成爲世界乘客量最大的機場之一，乘搭飛機公幹和旅行已是很平常的活動。香港的航空安全和航空服務水平，我大膽講一句，屬於世界第一。

近日，城中鬧得沸沸揚揚的特首女兒行李事件，再一次證實香港「泛政治化」，事事只看事情表面，忽略事件背後的專業考慮。

「泛政治」化例子

就今次事件，我問過很多同業的意見。有同業指出，自己亦曾多次遇到類似的情況。有一次他出外公幹，把手提行李遺留在航空公司過磅櫃枱，到達登機口才發現遺留手提行李。於是立即打電話給送機的太太。她馬上聯絡航空公司，地勤人員立即把手提行李由禁區外送到登機閘口。

另一次，同業乘搭航機返抵香港，落機走到禁區外才發現忘記領取寄艙行李。於是立即聯絡航空公司，迅速得到協助，順利取回行李。

再有一個例子。我另一位同業，去年有位客人坐郵輪到香港，抵港後突然中風入院，需要留在醫院治療三日。由於郵輪在港只停靠一天，客人的「登陸證」只有一天期限。三天後出院時，已經是逾期逗留。客人離開香港當日，該位同業負責送機，入境處爲客人提供靈活處理。但問題接二連三，客人入閘後打電話給他，原來有一個文件袋留在醫院，同業拿回文件袋交給航空公司，他們一樣幫客人送到登機閘口。

從事旅遊業多年，多次見過客人遇到類似情況，多數航空公司都作出靈活處理，盡量以客爲先。航空業相當講究服務水平，將乘客分類，因爲不同類型的乘客，他們對服務的要求不同。航空公司樂意爲眞正有需要的客人、飛行常客、貴賓乘客提供「禮遇級」的服務，藉此挽留顧客。所以，近日涉及特首女兒的事件絕不是特別安排，根本不存在有人施壓。

政治抹黑添亂

香港人討厭奉承文化，可以理解，但必須警惕有些人不理會事件眞相和背後因素，對公衆人士的行爲刻意扭曲抹黑，從而製造矛盾和撕裂社會。航空業競爭激烈，香港機場的服務水平就是香港國際形象的重要環節。我支持航空公司繼續爲有需要的乘客和飛行常客提供靈活和殷勤的服務。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就讓那些政治抹黑留給政客討論，不要爲航空公司和前線地勤人員添煩添亂。

經濟發展委員會小組委員、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